

私家秘藏

林氏
白氏

名著



私家秘藏
焚毁名著

主编 马松源

第七卷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目 录

- 卷一 补南陔
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裹儿尸七年逢活儿 …… (5)
- 卷二 反芦花
幻作合前妻为后妻 巧相逢断母是亲母 …… (30)
- 卷三 培连理
断冥狱推添耳书生 代贺章登换眼秀士 …… (54)
- 卷四 续在原
男分娩恶骗收生妇 鬼产儿幼继本家宗 …… (80)
- 卷五 正交情
假掘藏变成真掘藏 攘银人代作偿银人 …… (96)
- 卷六 明家训
匿新丧逆子生逆儿 惩失配贤舅择贤婿 …… (125)
- 卷七 劝匪躬
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义感神梦赐内官须 …… (148)
- 卷八 醒败类
两决疑假儿再反真 三灭相真金亦是假 …… (173)

卷一 补南陔

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裹儿尸七年逢活儿

诗曰：

新燕长成各自飞，巢中旧燕望空悲。

燕悲不记为雏日，也有高飞舍母时。

这首诗，将白乐天《咏燕》古风一篇，约成四句，是劝人行孝的。常言：“养子方知父母恩。”人家养个儿子，不知费多少心力，方巴得长成。及至儿子长成，往往反把父母撇在一边。那时父母嗔怪他不孝，却不思自己当初为子之时，也曾蒙父母爱养，正与今日我爱儿子一般。我当日在父母面上，未曾尽得孝道，又何怪儿子今日这般待我！所以，白乐天借燕子为喻，做劝世人。然虽如此，也有心存孝念，天不佐助的，如皋鱼所言：“子欲养而亲不在。”又有那父母未亡，自己倒先死了，不唯不能养亲，反遗亲以无穷之痛，如卜子夏为哭子而丧明，岂非人伦中极可悲之事！

如今待在下说一丧父重逢、亡儿复活的奇遇，与列位听。

话说宋仁宗时，河北贝州城中有一秀士，姓鲁名翔，字翱甫，娶妻石氏，夫妇同庚，十六岁婣了姻。十七岁即生一子，取名鲁惠，字恩卿，自小聪俊，性格温良，事亲能孝。鲁翔亲自教他读书作文。他过目成诵，点头会意，年十二即游庠入泮。鲁翔自己却连走数科不第，至儿子入泮时，他已二十九岁，那年才中了乡榜。明年幸喜联捷，在京候选。春选却选他不着，直要等到秋选。鲁翔因京寓寂寞，遂娶一妾。那女子姓咸，小字楚娘，极有姿色。又知书识字，赋性贤淑。有词为证：

红白非脂非粉，短长难减难增。等闲一笑十分春，撇下半天丰韵。停当身材可意，温柔性格消魂。更兼识字颇知文，记室校书偏称。

鲁翔甚是宠爱。到得秋选，除授广西宾州上林县知县。领了文牒，带了楚娘，一同归家。

石氏见丈夫才中进士，便娶小夫人，十分不乐。只因新进士娶妾，也算通例，不好禁得他。原来士子中了，有四件得意的事：

起他一个号，刻他一部稿。

坐他一乘轿，讨他一个小。

当下鲁翔唤楚娘拜见夫人。楚娘极其恭谨。石氏口虽不语，心下好生不然，又闻她已有了三个月身孕，更怀醋意。因问鲁翔道：“你今上任，可带家眷同行么？”鲁翔道：“彼处逼近广南，今反贼依智高正在那里作乱。朝廷差安抚使杨叟到彼征讨，不能平定。近日方另换狄青为安抚，未知可能奏

效。我今上任，不可拖带家眷，只着几个家人随去。待太平了，来接你们罢！”石氏笑道：“我不去也罢，只是你那心爱的人，若不同去，恐你放心不下。”鲁翔也笑道：“夫人休取笑，安见夫人便不是我心爱的。”又指着楚娘道：“她有孕在身，纵然路上太平，也禁不得途中劳顿。”这句话，鲁翔也只是无心之言。哪知石氏却作有心之听，暗想道：“原来他只为护惜小妮子身孕，不舍得她路途跋涉，故连我也不肯带去，却把地方不安静来推托。”转展寻思，愈加恼恨。正是：

一妻无别话，有妾便生嫌。

妻妾争光处，方知说话难。

鲁翔却不理睬得夫人之意，只顾收拾起身。那上林县接官的衙役也到了。鲁翔唤两个家人跟随，一个中年的叫做吴成，一个少年的叫做沈忠，其余脚夫数人。束了行李，雇了车夫，与石氏、楚娘作别出门。公子鲁惠，直送父亲至三十里外，方才拜别。鲁翔嘱咐道：“你在家好生侍奉母亲。楚娘怀孕，叫她好生调护。每事还须你用心看顾！”鲁惠领命自回。

鲁翔在路晓行夜宿，趲程至广西地界。只见路人纷纷都说，前面贼兵猖獗，路上难走。鲁翔心中疑虑，来到一馆驿内，唤驿丞来细问。驿丞道：“目今侬智高作乱，新任安抚狄爷领兵未到。有广西钤辖使陈曙轻敌致败，贼兵乘势抢掠，前途甚是难行。上任官员如何去得！老爷不若且消停几日，等狄爷兵来，随军而进，方保无虞。”鲁翔道：“我恁限紧急，哪里等得狄爷兵到！”沉吟一回，想出一计道：“我今改换衣装，扮作客商前去，相机而行，自然没事。”当晚歇了一宿。次日早起，催促从人改装易服。只见家人吴成，把

帕子包着头，在那里发颤，行走不动。原来吴成本是中年人，不比沈忠少年精壮，禁不起风霜，因此忽然患病。鲁翔见他有病，不能随行，即修书一封，并付些盘费，叫他等病体略痊，且先归家。自己却扮作客商，命从人也改了装束，起身望前而去。正是：

只为前途多虎豹，致令微服混鱼龙。

不说鲁翔改装赴任，且说吴成拜别家主，领了家书，又在驿中住了一日。恐公馆内不便养病，只得挨回旧路，投一客店住下，将息病体。不想一病月余，病中听得客房内往来行人传说：“前路依家贼兵，遇着客商，杀的杀，掳的掳，凶恶异常。”吴成闻此信，好不替主人担忧。到得病愈，方欲作归计，却有个从广南来的客人，说道：“今狄安抚杀退依智高，地方渐平。前日被贼杀的人，狄爷都着人掩其尸骸。内有个赶任的知县，也被贼杀在柳州地方。狄爷替他买棺安葬，立一石碑记着哩！”吴成惊问道：“可晓得是哪一县知县，姓什名谁？”客人道：“我前日在那石碑边过，见上面写的是姓鲁，其余却不曾细看。”说罢，那客人自去了。吴成哭道：“这等说，我主人已被害也！”又想：“客人既看不仔细，或者别有个鲁知县，不是我主人，也不可？我今到彼探一实信才好。奈身边盘缠有限，又因久病用去了些，连回乡的路费还恐不够，怎能前进！”寻思无计，正呆呆地坐着。

忽听得有人叫他道：“吴大叔，你如何在此？”吴成抬头一看，原来那人也是一个宦家之仆，叫做季信，平日与吴成相识的。他主人是个武官，姓昌名期，号汉周，亦是贝州人，现任柳州团练使。当下吴成见了季信，问他从何处来，

季信道：“我主人蒙狄安抚青目，向在他军中效用，近日方回原任。今着我回乡迎接夫人、小姐去，故在此经过，不想遇着你。可怜你家鲁爷遇此大难，你老人家又怎地逃脱的？”

吴成大惊道：“我因路上染病，不曾随主人去。适间闻此凶信，未知真假？欲往前探看，又没盘费。你从那边来，我正要问你个实信。你今这般说，此信竟是真的了！”季信道：“你还不知么？你主人被贼杀在柳州界上，身边带有文恁。狄安抚查看明白，买棺安葬，立碑为记，好等你家来扶柩。碑上大书：‘赴任遇害上林知县鲁翔葬此。’我亲眼见过，怎么不真！”吴成听罢，大哭道：“老爷呀！早知如此，前日依着驿丞言语，等狄爷兵来同走也罢。哪里说起冒险而行，致遭杀身之祸。可惜新中个进士，一日官也没做，弄出这场结果！”季信劝道：“你休哭罢，家中还要你去报信，不要倒先哭坏了。快早收拾回去。盘费若少，我就和你作伴同行。”吴成收泪称谢，打点行囊，算还房钱，与季信一同取路回乡。时已残冬，在路盘桓两月，至来年仲春时候，方才抵家。

且说家中自鲁翔出门后，石氏常寻事要奈何楚娘，多亏公子鲁惠解劝，楚娘甚感之。鲁惠闻广西一路兵险难行，放心不下，时常求签问卜。这日正坐在书房，听说吴成归了，喜道：“想父亲已赴任，今差他来接家眷了！”连步忙出，只见吴成哭拜于地。举家惊问，吴成细将前事哭述一遍，取出家书呈上，说道：“这封书，不想就做了老爷的遗笔！”鲁惠此时心如刀割，跌脚捶胸，仰天号恸。拆书观看，书中还说：“我上任后，即来迎接汝母子。”末後，又叮嘱看顾楚娘孕体。鲁惠看了，一发心酸，哭昏几次。石氏与楚娘，都哭

得发昏章第十一。正是：

指望一家同赴任，谁知千里葬孤魂。

可怜今日途中骨，犹是前宵梦里人。

当日家中都换孝服，先设虚幕，招魂立座，等扶柩归时，然后治丧。鲁惠对石氏道：“儿本欲便去扶柩，但二娘孕体将产，父亲既嘱咐孩儿看顾，须等她分娩，方可放心出门。”石氏道：“都是这妖物脚气不好，剌杀了夫主。如今还要她则什？快叫她转嫁人罢！”鲁惠道：“母亲说哪里话，她现今怀孕在身，岂有转嫁之理？”石氏道：“就生出男女来，也是剌爷种，我决不留的！”鲁惠道：“母亲休如此说。这亦是父亲的骨血，况人家遗腹子尽有好的，怎么不留！”石氏只是恨恨不止。楚娘闻知，心中愈苦，思欲自尽，又想：“生产在即，待产过了，若夫人必欲相逼，把前生孩子托付大公子，然后自寻死路未迟。”不隔数日，早已分娩，生下个满抱的儿子，且自眉清目秀。鲁惠见了，苦中一乐，就与他取名为鲁意，字思之，取思亲之意。只有石氏甚不喜欢，说道：“我不要这逆种，等他满了月，随娘转嫁去罢！”鲁惠见母亲口气不好，一发放不下念头，恐自己出门后，楚娘母子不保，有负亡父之托。正在踌躇，不想鲁意这小孩，就出起痘花来。鲁惠延医看视，医人说要避风。鲁惠吩咐楚娘好生拥护。石氏却睬也不睬，只日逐在丈夫灵座前号哭。楚娘本也要哭，因恐惊了孩子，不敢高声，但背地吞声饮泣。石氏不见她哭，只道她没情义，越发要她改嫁了。过了两日，鲁意痘花虽稀，却不知为什，忽然手足冰冷，瞑目闭口，药乳俱不进，挨了半晌，竟直挺挺不动了。楚娘放声大哭。正是：

哭夫声复吞，恐惊怀中子。

夫亡子又亡，号响不可止。

楚娘哭得昏沉，鲁惠也哭了一场。石氏道：“不必哭，死了倒干净！”便吩咐家人吴成：“未满月的死孩，例不用棺木。快把蒲包包着，拿去义坛上掩埋。”楚娘心中不忍，取出绣裙一条，上绣白凤二只。楚娘裂做两半条，留下半条，把半条裹了孩子，然后放入蒲包内。鲁惠也不忍去送，就着吴成送去。吴成领命携至义坛上。那坛上住着个惯替人家埋尸的，叫做刘二，说道：“今日星辰不利，埋不得。且放在我家屋后，明日埋罢。”吴成见说星辰不利，不敢造次，只得依言放下。到明日去看时，却早埋好在那里了。吴成道：“怎不等我们来看埋？”刘二道：“埋人的时辰是要紧的。今日利在寅卯二时，等你不及，我先替你埋了，难道倒不好？”吴成道：“也罢！”遂取些酒钱赏了刘二，自去回复主命不题。

且说楚娘夫亡子死，日夕悲啼。石氏道：“你今孩子又死，没什牵挂了，还不快转嫁罢！”楚娘哭道：“妾受先老爷之恩，今日正当陪侍夫人一同守节。就使妾有二心，夫人还该正言切责，如何反来相逼！”石氏道：“你不要今日口硬，日后守不得，弄出不伶不俐的事来，倒坏我家风。”楚娘见夫人出言太重，大哭起来，就要寻死觅活。鲁惠再三劝解，又劝石氏道：“二娘有志守节，是替我家争气的事。母亲正该留她陪侍，何必强她！”石氏道：“我眼里着不得这样的人。你若让她陪侍我，却不是要气死我了！”鲁惠听说，踌躇半晌，乃对楚娘道：“二娘，你既不肯改节，母亲又不要与你同居。依我愚见，不如去出了家罢，但不知你情愿否？”楚

娘道：“夫人既不相容，妾身情愿出家。只恐没有可居的庵院？”鲁惠道：“你若肯出家，待我寻个好所在送你去！”便吩咐吴成，要寻一清净庵院，送二娘去出家。吴成道：“本城中有个女真观，名为‘清修院’，乃是九天玄女的香火。小人亡故的母亲，曾在那里出家过来。内中道姑数人，都是老成的。二娘若到这所在去，倒也稳便。”鲁惠闻言，即亲往观中访看，见这些道姑，果然都是朴实有年纪的，遂命吴成通知来意。道姑见说是鲁衙小夫人要来出家，不敢不允。鲁惠择了吉日，备下银米衣服之类，亲送楚娘到观中去。楚娘哭别了灵座，欲请夫人拜别，夫人不要相见。楚娘掩泪登车，径往清修院中去了。石氏那时方才拔去眼中之钉。正是：

白鹤顶中一点血，滕蛇口内几分黄。

两般毒物非为毒，最毒无如妒妇肠。

不说楚娘在道观出家，且说鲁惠既安顿了楚娘，便收拾行装，哭别母亲，仍唤吴成随着，起身出门往柳州扶柩。只因心中痛念先人，一路水绿山青，鸟啼花落，适增鲁孝子的悲感。不则一日，来至柳州地面，问到那埋柩的所在。只见荒冢垒垒，其中有一高大些的，前立石碑，碑上大书鲁翔名字。鲁惠见了，痛入心脾，放声一哭，天日为昏。吴成亦哭泣不止。路傍观者，无不堕泪。鲁惠命吴成买办香纸酒肴，就冢前祭奠，伏地长号。

正哭得悲惨，忽有旌旗伞盖，拥着一位官人乘马而来，行至冢前，勒住马问：“哭者何人？”鲁惠还只顾啼哭，未及回答。吴成恰待上前代禀，只见那官人马后随着一人，却就是前日途中相遇的季信。吴成便晓得这官人即团练使昌期，

遂禀道：“此即已故鲁爷的公子，今特来扶柩。小人便是鲁家的苍头。”昌期忙下马道：“既是同乡故宦之子，快请来作揖。”吴奄扶起鲁惠，拭泪整衣，上前相见。昌期见他一表非俗，虽面带戚容，自觉丰神秀异，暗暗称羨。问慰了几句，因说道：“足下少年，不辞数千里之跋涉，远来扶柩，足见仁孝。但来便来了，扶柩却不容易。约计道里舟车之费，非几百金不可。足下若囊无余资，难以行动。”鲁惠哭道：“如此说，先人灵柩无还乡之日矣！”昌期道：“足下勿忧，令先尊原系狄公所葬。足下欲扶柩，须禀知狄公。今狄公驻节宾州，足下也不必自去禀他，且只暂寓敝署。等学生替你具文详报，并述足下孝思，狄公见了，必有所助。学生亦当以薄贖奉敬。那时足下方可徐图归计耳！”鲁惠拜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真生死而肉骨也。”昌期便叫左右备马与鲁惠乘坐，并吴成一同带至衙中。鲁惠重复与昌期叙礼。昌期置酒款待，鲁惠因哀痛之余，酒不沾唇。昌期也不忍强劝。次日，正待具文申详狄公，忽衙门上传进邸报，探得河北贝州有妖人王则等作乱，窃据城池，势甚猖獗。昌期忙把与鲁惠看道：“贝州是尔我家乡，今被妖人窃据，归路不通。学生家眷，幸已接到。不知足下宅眷安否？扶柩之事，一发性急不得。狄公处且不必申文去罢！”鲁惠惊得木呆，哭道：“不肖终鲜兄弟，只有孀母在堂，没人侍奉，指望早早扶柩回乡，以慰母心。不能事父，犹思事母。不料如今死父之骸骨难还，生母之存亡又未卜，岂不可痛！”昌期劝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且免愁烦。天相吉人，令堂自然无恙。妖人作乱，朝廷不日当遣兵讨灭。足下且宽心住此读书，待平定了，扶柩回去未迟。”鲁惠无奈，只得住下。正是：

一伤死别一生离，两处睽违两地悲。

黄土南埋肠已断，白云北望泪空垂。

鲁惠在昌衙住了多时，昌期见他丰姿出众，又询知其尚未婚聘，且系同乡，意欲与他联头姻事。原来昌期有女无子，夫人元氏近日在家新得一子，乳名似儿，年甫一岁，与女儿月仙同携至任所。那月仙年已十四，才色绝伦，性度端雅。昌期爱之如宝，常思择一侍婿。今见鲁惠这表人物，欲与联姻，但不知内才若何，要去试他一试。说话的，你道昌期是个武弁，那文人的学问深浅，他哪里试得出？看官不知，那昌期原是弃文就武的，胸中尽通文墨。所以前日安抚狄青取他到军中参赞，凡一应檄文、告示、表章、奏疏，都托他动笔。今欲面试鲁惠，却是不难。当日步至书斋，要与鲁惠攀话，细探其所学。只见鲁惠正取着一幅素笺，在那里写些什么，见昌期来，忙起身作揖。昌期看那素笺上，草书夭娇，墨迹未干，便欢喜道：“足下字学大妙。”鲁惠道：“偶尔涂鸦，愧不成字。”一头说，一头便要来收藏。昌期却先取在手中，道：“此必足下所题诗词，何妨赐览。”鲁惠道：“客馆思亲，和泪写此，不堪入览。”昌期道：“学生正欲请教。”遂展笺细看，乃七言律一首，云：

荷蒙下榻主人贤，痛我何心理简编。

《莪蓼》有诗宁可读，《陔》《华》欲补不成篇。

死悲椿树他乡骨，生隔萱帟故国天。

石砚杨花点点落，未如孤子泪无边。

昌期称赞道：“仁孝之言，一字一泪。容学生更细吟之。”鲁惠道：“拙句污目，敢求斧正。”昌期道：“学生当依韵奉和。”说罢，把诗笺袖入内来，想道：“鲁生诗又好，字又

好，其才可知。若以为婿，足称佳选。但女儿自负有才，眼界最高。我今把此诗与她看，要她代我和一首，看她如何说？”便叫丫鬟请小姐来。那小姐果然生得如何？

眸凝秋水，黛点春山。湘裙下覆一双小小金莲，罗袖边露一对纤纤玉笋。端详举止，素禀郝法钟仪；伶俐心情，兼具林风闺秀。若教玩月，仿佛见嫦娥有双；试使凌波，真是洛神再世。

月仙见了昌期，问：“爹爹有何呼唤？”昌期取出诗笺道：“这便是在此作寓的鲁生思亲之咏，其诗甚佳。试与汝观之。”月仙接来看了，点头称赏道：“诗意既凄恻动人，字迹又离奇耸目，真佳制也！”昌期见她称赏，便取白扇一柄，付月仙道：“我欲将此诗依韵和一首，写在这扇上，就送与鲁生。你可为我代笔！”月仙道：“诗要便孩儿代咏了，字还是爹爹自写。恐闺中笔迹，不宣传示外人。”昌期道：“我竟说是自写的，他哪知是你的笔迹。你不必推辞！”月仙不敢违命，唤丫鬟取过笔砚，展开白扇，不假思索，一挥而就。其诗云：

得窥翰墨景高贤，仁孝留题诗一编。

至性可方《莜蓼》句，深情堪补《白华》篇。

经成阙里来黄玉，泪洒空山格旻天。

他日朝廷升孝秀，声名应到凤池边。

月仙写完，昌期大加称赞，便连那幅原笺，一齐拿去与夫人元氏观看。把鲁惠如何题诗，月仙如何和韵，并自己欲招他为婿之意，细述与夫人听。夫人道：“你既看得那鲁生入眼，女儿诗中又赞他后日声名必显，这头姻便可联了。”

两个说话间，不防月仙从外厢走来，听得父母正在那里